

程瞻廬著

茶寮小史

商務印書館

名 人 筆 記

淞濱瑣話

此書係
天南
所記
三王
前作
各事
閱此
知上
風俗
變遷
價三
角

庸菴筆記

無錫薛
福成著
分史料
軼聞述
異幽怪
四類定
價二角
五分

清袁枚撰。分正續兩編。以所記多怪異之
事。故以子不語名之。雖隨手掇拾。而情辭
雋永。實居聊齋誌異閱微草堂之上。

二 冊 定價 六角



池北偶談	春在堂隨筆	香祖筆記	虞初新志	虞初類志	清稗類鈔	嘯亭雜錄	然犀錄	上海閒話	武俠叢談	歐美小說叢談	石頭記	小說叢談	隨園軼事	六合內外瑣言	精刊鮑臚	橋西雜記	綠水亭雜識	閱微堂筆記	造微堂筆記
五	二	二	二	二	三	四	六	六	二	五	五	八	二	六	六	四	五	三	六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名人筆記之中。此書頗有價值

著者爲清錢塘梁紹壬。汪适孫序。謂

其書特色有四。一曰稽古。則

經典釋文之遺。一曰述今

則朝野僉載之體。一曰選

兩

般 秋雨 盒 隨

筆

定價 四角

勝則模山範水。臥遊之圖。一

日微詞。則砭愚訂頑。徇路

之鐙。梁氏原刊。今已甚少。坊間翻刻

頗多脫訛。本館重加校印。讀

者當以先睹爲快也

中華民國九年三月初版

(茶寮小史一冊)



茶寮小史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說冷話揮拳用武 | 丟報紙掃地斯文 |
| 第二回 | 鸚鵡會針砭學子 | 蝙蝠派唾罵名流 |
| 第三回 | 談教育痛詆公敵 | 論成績大吹法螺 |
| 第四回 | 達目的不離於口 | 題渾名匪夷所思 |
| 第五回 | 五更調濫充傑著 | 尖文豪肇錫嘉名 |
| 第六回 | 中學生呼盧喝雉 | 窮措大嚼字咬文 |
| 第七回 | 出風頭後生可畏 | 磨刀背文字無靈 |
| 第八回 | 寫字據銀錢入橐 | 刻詩稿笙磬同音 |
| 第九回 | 女相如僧寺對奕 | 小才子胎裏吟詩 |

第十回 菩薩蠻有聲有色 花鼓戲疑假疑真

第十一回 爲止笑很命捩大腿 因哦詩湊口喫饅頭

第十二回 茶博士直心快口 管城子畫角描頭

續集

第一回 王軼千重臨百寶肆 茶博士高談五老峯

第二回 老世伯瑤池返駕 婁先生煤井噴泉

第三回 炫頭銜卡片代潤格 守秩序學子奠生芻

第四回 書房外館僮窺祕密 牀鋪下學究匿殘肴

第五回 奮雌威巧遇罵街婦 誇癩祭相煩速記生

第六回 喫苦頭偷雞蝕米 戳壁脚索疵吹毛

第七回 白羅衫沾染雙污點 黃寡老配列五高峯

第八回

可罵則罵罵亦多術 見怪不怪怪是用希

第九回

失館地自取其咎 改門聯何以爲情

第十回

炫才情侈口談學 善戲謔洗耳聽恭

第十一回

談掌故出恭入敬 逢紀念彩烈興高

第十二回

考據家文章圖結束 旁觀派俚曲作收場

茶寮小史

第一回 說冷話揮拳用武 丟報紙掃地斯文

小小一個茶寮。倒是人海的照妖鏡。社會的寫真箱。茶博士揩檯抹櫈。都已完畢。閒坐爐邊。袖着兩臂。自言自語發洩他滿肚皮的牢騷。茶博士也有他的說話。且慢發表。但凡做小說的。都有一個常套。提筆便道。話說什麼省什麼縣。發生一樁什麼事情。現在小子豎起筆來。便沒頭沒腦的亂寫。既沒有說明什麼省。也沒有說明什麼縣。人家評論起來。說得好。便是脫去町畦。標新領異。說得不好。便是信筆亂塗。全無着落實則。小子卻另有一番用意。用意何只因書中所敘的事。無論什麼省什麼縣。都可以常常遇見的。小子若說定了地點。倒像着了痕跡。橫豎中樓閣。盡是子虛。不妨逞我胸臆。隨便談談。所有書中的人名。都是假設的符號。例

如代數式中的哀克司槐哀只算個未知之數列位看官的雅署倘與書中人名偶合幸勿心存芥蒂悻悻現於顏色費無忌長孫無忌爾無忌我亦無忌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如原來小子既已交代清楚再說那茶博士喃喃自語道呀鏜鏜鏜的不是打了三記鐘麼常來的老茶客都到那裏去了壽眉房裏怎麼靜悄悄地連半個影兒都沒有傍有賣報童子正在那裏摺疊報紙聽着笑道聽你說話我可想着一隻山歌來了。我來唱給你聽。一。月。茶。肆。冷。清。清。兩。個。堂。倌。活。死。人。三。把。鉛。壺。洞。洞。滾。四。方。桌。子。鋪。灰。塵。還。有。五。六。七。八。九。十。我。可。記。不。清。楚。了。可。可。惜。惜如今半個茶客都無不是冷清清麼你袖着手兒無事可做恰似新鮮的活死人三把鉛壺果在那裏洞洞煎滾四方桌兒幸而沒有一些灰塵要不是呢件件樁樁都可上得譜了茶博士心中正納悶得甚麼似的聽了童子一派取笑的話兒立時惱羞成怒颼的立起身來一拳打去虧得童子脚快沒有打中茶博

士無可洩憤。便把他疊好的報紙。順手一揮。拋散滿地。口裏喃喃罵道。小鬼頭。你敢取笑老子。且試試老子的拳頭滋味。管教你全副脊筋。變成拍碎的葇荳餅。語奇童子見茶博士動了真氣。便也不肯相讓。一口氣趕到爐邊。要想去推翻他的鉛壺。卻被茶博士當胸拖住。喝道。小鬼頭。你當真要同老子作梗……話沒說完。隱隱聽得幾聲痰嗽。一陣履響。茶博士便改變論調。道。好小子。同你頑頑當什麼真。茶客來了。見着成甚麼樣兒。童子無奈。彎着腰兒。擡起着嘴兒。自去收拾報紙。那時肆中早走進兩位茶客。一位是老者。蒼黑面龐。撇着幾絡短髭。年紀在五旬左右。長袍方袖。顧視清高。一位是少年。戴着吒力克眼鏡。衣履翩翩。卻也一表匪俗。兩人走入內廂。沿窗坐定。老者見報紙撒了一地。便向少年說道。軼千這真叫做斯文掃地呢。足開口第一句便軼千笑了一笑。尙沒回答。茶博士見是老茶客。怎敢怠慢。端着兩壺壽眉茶。擺在桌上。撮着笑臉向老者道。張先生。原來姓張今天來得

遲了。老者點了點頭道。今天小學校裏開會。這裏的老茶客都去瞧熱鬧。我們瞧得。不耐煩才到這裏來坐坐。茶博士道。開的什麼會。老者道。喚做鸚鵡會。奇茶博士道。這名目很希奇咧。我亦甚麼運動會提燈會我都瞧過。單有鸚鵡會不但沒有瞧得。并且沒有聽得。張先生。你可講給我聽聽。我也要聽聽。老者拈着短髭良久。良久只是含笑不語。勸蘆裏賣其藥。茶博士不得頭緒。便搭趲着走去了。我也搭趲着走去了。正是鸚鵡能言。不離飛鳥。口雖便便。心豈了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回 鸚鵡會針砭學子 蝙蝠派唾罵名流

老者拈着短髭。笑問軼千道。這鸚鵡會三字。題得好麼。軼千道。題目很新鮮。但不曉老伯的命意所在。老者道。這有甚麼難解。你看這輩當衆演講的小學生。乳氣還沒有脫。跳上講壇。便鬧什麼歷史。演講地理。演講開口唐宋元明。閉口亞非歐。

美純是機械作用何嘗自出心裁未可一演講的末二句都說這是學生一得之愚要請在座諸君原諒等確有此語我聽了此語渾身肌肉頓起了十萬個疙瘩語奇我同居家中的小孩今年不滿十齡平日問他孔夫子是何處人孟夫子是何名字他只睜圓了兩隻小眼向人呆看今天居然出頭露角跳上講壇講什麼東亞歷史之大意題目滔滔汨汨同背熟書般的一字不遺這都是些崇尚虛榮的教員預先打着底稿把教鸚鵡的方法教授兒童止求爛熟不求講解臨開會時便誇獎是學校裏的成績實則教員要賣弄才學何不自己跳上講壇當衆演講倒也直截痛快犯不着掩耳盜鈴把小學生充做留聲機器其言甚是無如閣下倘把這般伎倆欺騙學生親族親族豈盡懵懂欺騙會場來賓來賓豈盡昏聩可憐人真爛漫的兒童先輸入了這種欺騙行為國民前途可勝浩歎昔人說好好一個孩子給人家教壞了這便是欺騙二字的流毒純從欺騙二字立論甚是況且教員預備的

演講底稿。其中漏洞甚多。疵累百出。我也不屑一椿椿的批駁。他當時聽得。不耐煩。便不等散會。拉着你一同離開會場。軼千你是明白人。試想這般學校。可不是鸚鵡學校。這般教育。可不是鸚鵡教育。這般畢業會。可不是鸚鵡畢業會呢。老者講得起勁。軼千聽得出神不住的。用手在腿上拍着。彷彿一字一擊節的模樣。千軼

此第十一次拍腿。所以反襯。老者愈加得意。又道新舊教育的異點。全在誠僞兩個字。則然

閣下誠僞。人人都說舊教育不適用於用。然而據我看來。家塾中的子弟。究比學校中的青年少些。習氣所以吾的幼兒。誓不再進鸚鵡學校裏去讀書。然則閣下鸚鵡子

學校。敦請一位西席先生在家教授。預伏第六回別的學問。吾不敢誇讚。這誠實不欺的工夫。子弟們卻已先入爲主。終身享用不盡。只怕未必。我並非頑固到底。定說新教育不如舊教育。但度短衡長起來。終覺舊教育少些流弊。軼千以爲何如。軼千道。老伯此論。可謂懸之國門。不能增損一字。教育無分新舊。全在誠實不欺。此平語

尤老伯的不欺工夫。小姪是素來欽佩的。且慢可惜老伯不去辦學。要是老伯去辦學。這些作偽欺人的流弊。怕不一掃而盡麼。本只怕變老者歎道。作偽欺人已成了社會習慣。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不淺正在太息的當兒。猛聽得一陣革履響。早闖進了三個少年。都是崇實小學校的教員。甚佳名一是教國文的。一是教音樂的。一是教體操的。走到內廂。個個氣喘吁吁。向櫈上直墜的坐下。脫去帽兒。當做紙扇不住的亂扇起來。確的似會揚新老者低語軼千道。他們來了。我可要去了。說着。便在懷裏摸茶錢。軼千那裏要他破鈔。早把茶錢付清。老者道。了一聲多謝。匆匆而去。這國文教員卻與軼千認識。便道。王軼千君。原來姓王軼千今天曾到敝校參觀麼。軼千道。來是來的。只爲張子彞先生坐得不耐煩。原來張子彞先生就拉了兄弟回到此地來喝茶。體操教員插口道。張子彞這老怪物。近來的脾氣愈弄愈古怪了。動不動便吹毛求疵。專與新學界作對。他生在二十世紀。他的思想簡直是十七八

世紀的思想。幸虧他尙識趣。開步走了。三句不他若不走須捱我一頓毒罵軼千
 道。子彙先生是個曾經滄海的人物。他並非反對新學界。不過有激之談。未免言
 之太甚。國文教員。歎了一口氣道。他若是頑固黨。倒也罷了。惟有似頑固非頑固。
 似開通非開通。忽而新忽而舊。活像一種蝙蝠派。社會裏有了蝙蝠派。教育怎能
 進步呢。軼千暗想方才子彙說什麼鸚鵡會。他們今又說什麼蝙蝠派。可謂五雀
 六燕。銖兩悉稱。因向國文教員詢問。蝙蝠派三字意義。國文教員不慌不忙說出
 一番話來。正是

出奴入主。非素是丹。一南一北。各趨極端。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三回 談教育痛詆公敵 論成績大吹法螺

這小小茶寮。卻容納了兩種人物。一種是老成派。像張子彙一流人物。一種是新

進派像小學教員中學生徒一流人物。兩種人物性質各別。喝茶的時間也是不同。除了星期日外。大約每天午後三四點鐘都是老成派在這裏喝茶。四點鐘後老成派漸漸散去。新進派又來上市。上回書中的王軼千他卻周旋於二派之間。既不反對老成派。也不反對新進派。現在聽得蝙蝠派三字。只當國文教員有意取笑他。便道：「卜知文君。」原來國文教員就是卜知文像區區一般人。可算得蝙蝠派麼？知文道：「軼千君說那裏話來。你是抱定宗旨的。不能說是蝙蝠派。兄弟說的蝙蝠派是專指張子彝一流人物而言。軼千道：「難道子彝先生上了許多年紀。還不曾抱定宗旨。知文道：「他有什麼宗旨呢？兄弟是深知其爲人的。他在十年以前也曾到處演說。提倡學校。彷彿是一位極熱心的人物。後來當了幾年學務科長。荷包裏漸漸有了些油水。卻便變換面目。專同那輩頑固人物往來。對於學校任意譏評。肆力破壞。他若是個一物不知的頑固黨倒也罷了。最可恨的就是軼千君說的曾經

滄海四個字。越是曾經滄海。他的說話越易動人。聽聞別人只當他是經驗之談。以訛傳訛。對於學校的信用。自然一天不如一天。兄弟敢下幾句斷語。越是這種忽新忽舊的蝙蝠派。越是教育界的公敵。體操教習在傍提著喊口令的嗓子道。
何便怎般 卜先生的議論。異常痛快。我替一般教育家立正致敬。
離三句行不像這般

的蝙蝠派。若不淘汰淨盡。教育前途永遠沒有進步。張子彝還不足道。就兄弟所知的。往往有主持學務的長官。鼓吹教育的鉅子。表面上何嘗不說開通風氣。輸入文明。實則自己家裏的子女。還請了西席老夫子。用著舊法教授。你想可氣不可氣。便算不請西席老夫子。也無非把子女送人外人辦的教會學校去肄業。叫那教育前途如何可以發達。
何以有此現象 教育家試問。還有不可思議的一種人。從前出過東西洋。受過博士學士的學位。論起理來。應該把本國的教育竭力提倡一番。才算盡他的責任。叵耐他對於本國教育。異常冷淡。求他出些金錢補助本國學

校難如上天。未可一情願出了許多學費把自己的幼稚園子女送到外洋去留學。難道偌大的中國連一所完全的小學校都沒有。校但大中國儘有完全小學他自已先瞧不起本國學校叫那教育前途如何可以發達。育家試捫心自問軼千道雖是這般說只要本國的學校辦得井井有條成績卓著人家就要反對也叫難於措詞。古人云空穴來風又云朽木生蛀諸位試返身一想社會上對於學校的信用漸漸不如昔日。且小畢竟有個理由止謗莫如自修修身教科書原有這句格言諸位能身體力行那反對家自然無從置喙了。告可善謂忠知文聽了此語有些刺耳便道軼千君你的論調卻又似是而非像我們辦的崇實學校終算井井有條成績卓著的。別的休提。即就今天開會的成績而論十齡以內的兒童都能發抒自己的心得登壇演講滔滔不窮只怕東西洋的小學成績也未必超出敝校之上方才開會時軼千君是耳聞目見的須不是我們撒謊爲什麼一般反對